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

———二十世纪以来修昔底德史家形象之嬗变

何元国

# 地位的挑战与重建

1，科学的历史学

19世纪德国出现“科学的历史学”——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导入历史学领域。代表人物尼布尔、兰克、迈尔等。将修昔底德看作“历史科学”的古代先驱。有论者指出，实际上大约在１８６０年前后，这个新的史学流派才摆脱古典史学范本的影响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里的 “古典史学范本”主要是指修昔底德的著作。

总之 ，一个“科学”、“客观”、“超然” 的修昔底德史家形象 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最初的几年得到了西方古典学界的普遍认同。

3，第一次挑战

然而，到了1907年，这个形象遭到英国古典学家康福德的严重质疑。认为没有提出战争真正原因，而修昔底德分析的实际上是心理原因，即个人、城邦的动机和性格。

战争原因：居住于乡村的、保守的、富有的贵族与居住于比雷埃夫斯港的、激进的、贫穷的下层民众。前者代表为伯里克利；后者代表是克勒昂。伯里克利本人倾心于给雅典留下永久的艺术纪念物，本应对战争毫无兴趣。他的利益、气质、志趣等与港口群体几无共同之处，他之所以抛出“麦加拉法令”从而引发了战争，是因为这个群体准备推出自己的领袖克勒昂取而代之。他采纳了政敌的主张，保住了自己的领导地位。

史学观念：修昔底德认为人类独立于自然过程之外，与周遭并无关系，外加好运与厄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 降临。而现代的科学观念认为，人类历史本身是一个自然进程，由因果律决定着。

表现手法：修昔底德在重构事件及过程之时，加入了想象、激情、偏见和宗教的先入之见。他的重构模式来自戏剧，特别是埃斯库罗斯的悲剧。

4，反驳康福德：

英国史学家、古典学家伯里。

战争起因：

1修昔底德将斯巴达人的真正动机和引起战争的特定事件区分得很清楚。

2斯巴达人认为“麦加拉法 令”问题不过是一种外交技巧，它本身没有那么重要，科林斯人更应对战争的爆发负责。

3经济原因在19世纪才引起重视，怪不得修昔底德。

表现手法：认为伯里认为修昔底德确实使用了一些悲剧作家的用语，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修昔底德用他们的眼光看待历史。

美国 学者芬利

战争起因：同样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观点是把19世纪的情形搬到了公元前５世纪；那时还没有资本家，民众是通过政治领袖表达意愿的 。而修昔底德则透彻地分析了土地贵族与商业群体的利益冲突、社会上的不满与对外战争的关联，说他不懂战争的经济原因显然是荒谬的 。

史学观念：补充了来自“智者学派”（雄辨论）和医学派的影响。

表现手法：舍弃韵文（用符号和象征理解生活）而采用散文表现概念思维的胜利，散文包括简单体、循环体、对偶体，而对偶体用的多的地方自然难懂。修昔底德还喜欢用抽象名词、不定式与修饰名词的中性形容词和分词，这些词都是从动词演变 来，保留着原来动词的某些特点，更加生动有力。

20世纪初的这一时期虽然短暂，学术界对于修昔底德著作的认识却比以前所有时期都要深刻和丰富得多。修昔底德“科学”、“客观”、“超然”的史家形象虽遭受严重质疑，但大体上得到多数学者的肯定。

5，相对主义、怀疑主义的冲击：

对应于西方出现的“语言转向”。20世纪后半期

美国学者帕里：

“你无法谈论事实究竟如何，只能谈论人们如何用词……这并不是说外在于我们的世界不存在，而是说在我们用语言塑造它、明白地表达它之前，它是浑沌一团的、没法知道的。词语是我们认识实在的唯一途径。”

指出对偶词“logos”（指书中的演说词）和“ergon”（指书中的叙事）。全书中成对出现42次，加上其替代形式，420次。实际上反映了“实在”与“语言”的关系。认为修昔底德并非客观的史家，不讨论史料来源，只提供所有的“ergon”，将自己的预设和解释强加于人。

加拿大学者华莱士：

提出6点诘难：第一，修昔底德把自己隐藏得很深，那些吉光片羽式的自我介绍根本无让读者满意。第二，他从不告诉读者史料的来源，从来不证明 他的观点何以正确。第三，修昔底德的记叙号称准确，可是只要用已经发现的铭文 材料加以对照，不难发现其中严重的疏漏、明显的误解和有意无意的偏见 。第四，修昔底德只写军事史，其他的 一切，如地理、经济、文化、政治形势都被忽略了。第五，修昔底德在叙述某个事件之前，总是先在演说词里面明示或暗示读者这种情形下人们一般会采取某种行为，等到叙事时果然毫厘不爽，于是读者一致认为结论是自然而然 得出的。第六，修昔底德写的不是历史，而是悲剧，事件和人物被他扭曲了以便塞入悲剧框架。

其学生亨特总结：长期以来，修昔底德的 书被冠以“批判的 ”、“科学的”、“客观 的”等修饰语。没有人否认修昔底德是“批判的 ”，不过，他总是依据自己的标准来批判；说到 “科学”和“客观 ”，他给人最突出的印象 倒是强烈的感情和艺术的手法 。因此他决非19世纪意义上的科学家，顶多是科学的探究者，这一点他不及希罗多德。如果说“客观”一词意味着作者不允许加入自己的观点、哲学思想等之类的话，那么，修昔底德肯定是史家之中最欠缺。

6，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盛行过后。

康纳：研究读者对某部著作的回应在今天有很多手段，可以做得很精确，但在古代就比较困难。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必要探讨修昔底德的古代受众的社会构成，我们所要知道的是其文本引发了受众的什么回应以及如何塑造了受众。不同时期的读者对于修昔底德的著作会有不同的回应，他们是作品的自愿的参与者、共同的塑造者和合作伙伴。

认为修昔底德著作的历史性和艺术性是共存的。

认为“叙事史”相对于“新史学”的优点在于：第一，有力的历史分析的工具。第二，富于变化的、甚至晦涩的文体可以反映出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多角度地观察历史 。第三，让读者身临其境的多种表现手法。

罗林斯：用“结构主义”分析这本书，认为修昔底德将两场战争两相对照，已经清楚地揭示了过去与未来的相似，换句话说，修昔底德实践了自己的纲领。

总结：修昔底德被颠覆的史家形象基本上得到 “平反”。他们的评价是理性的。这不仅是一 场“拨乱反正”，更是认识的 再次深化。可以说，“科学”、“客观”和“超然” 三个修饰语已经不足以描述其史家形象，这一形象还有更丰富、深刻和细腻的内涵。在他们尤其是康纳的影响下，修昔底德的史家形象不再出现大起大落的变化。

7，叙事学视角（在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叙事文本进行分析的新思潮）

20世纪90年代

英国学者霍恩布洛尔：史著不同于虚构作品，修昔底德不能省略史实，但是他可以用一定的手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

其学生鲁德：叙事学形成于研究虚构作品的过程之中，但是对于现代史家而言，它不是威胁，它揭示了史学著述的无可避免的主观性。一般观点认为，史书中叙事与解释两不相涉。但是，照鲁德的观点，叙事的形式本身就是对过去之事的解释，因此，叙事也是一种解释。所以，他说，所有的历史叙事都是解释性的：它们通过设立开头、结尾和将事件串联起来置于中间来构造一个故事。修昔底德叙述得越好，解释得就越多。

“撰著问题”

：即著作是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完成？ 哪些部分先写成？ 哪些部分后写成？ 先写的部分又有哪些修改？ 最后编纂者是他本人还是另有其人？

20世纪30—40年代

美国学者芬利：在战后一个有限的时段内，以先前的笔记资料为根据较快写成。而且其整体性不容置疑。

法国学者罗米莉：从修昔底德著作中找到一个独特的思想、习惯或者原则，它必须贯穿于全书，即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思想就是雅典帝国主义。从而验证其整体性。

20世纪后半期

罗林斯：通过“结构主义”验证了修昔底德根据两场战争的对比和对照的结构原则来写，仅就这一点而言，其统一性没有问题。

20世纪90年代，叙事学

德沃尔德：修昔底德用日记形式来记载战争的头十年，然后一改这种形式，用一 种更为整体化的、从属的叙事方式记载战争的中间期，到了西西里远征和第８卷，他又抛掉上述形式，而采取更加灵活、更加整体化和更机动的叙事方式来强调表面上似乎毫无联系的独立事件。但她一再表示，发现修昔底德叙事习惯改变的过程并不意味着我们很有信心确定修昔底德某一段是某个时候写的。也就是说，她的研究依然解决不了这个难题。

# 结语

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里，修昔底德的 “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史家形象几经波折，甚至大起大落。这个过程，表面上可以概括为“肯定—否定—再否定—再肯定”，实际上每一次“肯定”和“否定”，都加入了新的理解和认识。“科学的”、“客观的”和“超然 的”等三个修饰语，自康纳以后就不足以概括修昔底德史家 形象的丰富内涵了。

在其他古典作家当中，学术形象有这种波折的似乎并不多见 。原因不外乎内外两 端：其一，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思潮风起云涌，潮涨潮落，在两次大的转向背景下，学术研究的取向呈现不断递嬗之势；其二，修昔底德的著作本身是一部巨著，对它的 探讨必然涉及史学自身的性质问题，即其“科学的一面”与 “艺术的一面”之间的张力，而这又涉及整个人文学科的性质问题，故特别容易受到学术思潮的影响。因此，这部古老的巨著一直是古典学界常说常新的话题。